

# 鐵路職工

第一百二十二期

半月刊

時論

## 一年一度的水災

意想

今年入夏以來，江河同時告災，武漢三鎮將成巨浸，黃河堤岸，到處潰決，其他小河亦多氾濫，湖北之樊城，天門，河南之偃師，次第陸沈，而水勢又續漲不已，究竟災情將來到甚麼程度，雖治河當事人，亦不敢逆料。

天災襲來，固不可料，如日本之地震，現時人類之智能，尚不足以言防禦，但旱之災，非無方法可以預防，試觀世界文明國家，幾曾遭遇大水災，或大旱災？中國水災機關，層床架屋，名目繁多，平日設計劃，造報告，工作似甚緊張，一遇水災，則手忙腳亂，不知所措，其上焉者，對治標救急，尙知盡力，然而事先不作治本之策，迨災情已成，再為搶護，結果不僅勞民傷財，簡直驅民就死而後已。

先進民族，其生活已進至征服自然時期，而中華民族並天然災害，尙不能抗禦，兩相比較，吾族文化，直不啻落後數世紀，如此民族，即令無外侮之侵逼，其生存亦成問題，國人如不急起奮進，而猶沾沾以中國文化，誇耀於人，非特不知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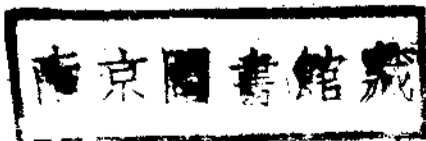
### 第一百一期要目

- 一年一度的水災
- 常識叢談
- 半年來我國鐵路的進展
- 阿土的死
- 少爺的病
- 另外一羣
- 大禹治水
- 讀書致用
- 安珠的故事
- 職工教育消息

意 想 雜 著 秦 華 健 秋 後 生 我 關 吳 玉 林 金 聲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七月十五日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壹壹號



抑且何以自存！

治水之道，水利當局，知之甚稔；無待國民之曉曉獻策，但願一年一度之水災，從此消滅，國民之受惠，已良多矣。

### 常識叢談

## 水

壽松

水這件東西，他的用途與作用，寬廣極了，他和世界上一切物事，幾乎都發生密切關係，尤其是對於人類，更是一件不可缺少的東西，如灌溉農田，培養人類食品，洗滌污物，保持人類的清潔，便利交通，防止水災等，都是水的最顯著的功用。此外對於個人身體直接的關係，尤其重要。

水是我們人的一種重要的營養成分，不但飲料需要水，同時身體的消化和排泄作用等，也是需要水分來運輸。可以說水是人體細胞主要的成分，也是血和淋巴主要的原素。所以常見患霍亂或腹瀉的人，在數小時內，突然消瘦，以致眼球凹入，皮現皺摺，體重減輕，這就是因為身體

水分，都被排泄出來的原故。身體內的水分缺乏，便失却了生活能力。所以飲料的供給，實在與我們人的健康上有莫大的關係。

水的來源，可分為天落水，如雨雪等，據查江南的民衆，多飲用這種天落水。其次是地面水，如池江湖河海等。再其次是地下水，地下水就是井水。這幾種水供給我們飲料，歷史是很久了。

天落水，按理想似與蒸溜水差不多，應該十分潔淨，但經化驗的結果，裏面細菌仍是不少，這是因為空氣間飛揚的細菌和塵土上附着的細菌，在雨點經過的時候，黏着污染了。而且普通收集雨水的方法，多自房上流下來的，一則因房上的磚瓦不清潔，再則盛水器具上早有細菌寄生着，那便不能保持清潔了。

地面水，是江河一類流動的水；俗名曰活水，池塘不能流動的水俗名叫做死水。一般人承認活水可作為飲料，死水則不可作飲料，其實這種水也有問題。要知道水既長流動，混濁污物，都不能沉澱，所以河水上流沖下來的污物及病菌，隨即向下直流，而且受日光曝曬的機會也很少，因之細菌寄生的時日也較長，倘下流的居民用這種水做

飲料，便有傳染腸胃病的危險。再說池塘湖澤等處不流動的水，污物雖容易下沉，受日光的機會多，可是近池湖的居民，常在水內洗浴滌穢，所以實際上也是有細菌的。

地下水，（即井水）井水的來源，除有一部份和湖海的水源相通外，其餘的井水，多半是從地面上濾下去的。從地面經過土細砂粗砂及石子，然後到井裏，細菌和污物被濾住了大半；但是井若太淺，或井旁有大量細菌的來源，如廁所等，這種井水也是不潔的。

自來水，是先用人工澄清，過濾，消毒等手續之後，再用管子輸送到各處應用，因為經過了許多手續，他的質料，非常的純潔，雖然不經煮沸，飲用也是無妨。民衆多飲各處的河水，以致霍亂流行的很兇。現下南京市自來水，早已出水了，倘市民的飲料，都改用自來水，那末，我敢說霍亂病自然可以減免了。

## 地球的年齡

云

奧國維也納大學化學研究者喀魯巴女士，應用放射性方法，以岩石作化學分析，估定地球年齡至少應有十七萬萬二千五百萬年。

## 半年來我國鐵路的進展（續）

秦哲

### 丁、平綏路

1. 改道工程行將竣事——平綏鐵路平地泉旗下營一帶，原本途經霸王河及黑河建築，每至秋汛時期，山洪暴發，輕則軌道被淹，重則路基沖毀，交通既生障礙，路局亦感受重大損失，現將靠近河道之處，另行改道，以利交通

（一）平地泉至三岔口一段，長約八英哩，需款十一萬餘元。（二）三道營至旗下營一段，除軌道工料外，需款約三十餘萬元。（三）旗下營西陶不齊間，傍山臨河當黑河折之之衝，約長一英哩許，需款四萬餘元。三段工料需洋四十六萬餘元，鋼軌及魚尾鐵等件，按舊料計算，約需款十六萬餘元，另枕木七八萬根，總計共約需七十餘萬元。

其施工情形：（一）平地泉至三岔口，力避緊傍河流，分兩年進行，最急部份，限本年修妥，（二）三道營至旗下營，先將原有路基北移。（三）旗下營至西陶不齊，向山坡北移，用洋灰砌急築圍堤三段。以上各項工程，不久即可竣事。

2. 修築長城古蹟——長城爲世界著名之天工程，城高

約二三丈，寬亦如之，皆磚石合建，垣上外建雉堞，內護石欄，中闢甬道，可通往來，每三十餘丈有一墩台，台上即登城之馬道。平綏路關溝段長城，懸崖峭壁，風景絕佳，而居庸關外之八展嶺層巒疊嶂，嶺上築有城關，居高臨下，勢如建瓴，尤稱天險。關門有二：內門曰居庸外鎮，外門曰北門鎖鑰，舊爲出塞之咽喉，遊覽登此，俯瞰羣山，極目千里，壯觀也。是以中外人士遊北平者，咸不惜登涉之勞，蒞茲而勝覽。所惜歷歲失修，傾圮殊甚，瓦礫礙足，荆棘牽衣，或有嚴牆之危，罔敢躋攀，或若天塹之深，莫可飛渡，遊客畏其坎坷，勝景多被埋沒，此則宣傳文化，保護名勝者所引爲遺憾者也。舊有文物，密邇北平，未便任其坍塌，及早修築，不特保護古蹟，便利遊覽，而使外客蒞此者得良好印象以去，是亦地方應有之事。平綏路局茲將該處城關及南北兩面長城墩臺設法修築，俾復舊觀，並於城樓墩台上酌建敵棚，以爲遊人憩息之所。修葺地段均以關門南北四層爲止，估計共需工料二萬三千餘元。

3. 試辦合作社——該路自籌設員工消費合作社以來，歷時年餘，因股款關係，迄未成立，茲悉該路爲謀變通辦

法起見，擬先由局墊撥資金，組設預備社，以資提倡，聞鐵部對此，已暫准試辦一年，并在試辦期中，仍應遵章積極籌備組織正合作社，以符定例。

4. 減低羊運輸價——該路羊產，多在張家口之綏包一帶，距離銷地過遠，運費稍重，仍多不能輸出，該路管理局爲提倡羊運起見，特將原定整車運羊特價，改照糧運特價辦法，分區核減，呈奉鐵部令准，已自五月十一日起實行。

### 戊、同蒲路

1. 工程現狀——同蒲鐵路修築工程，自縮爲三年，全部完成後，對於工程之進行，較前益爲積極，南北兩段（以太原爲中心）鋪軌工程，進展頗速，南段除由太原至霍縣段業實行通車外，其由霍縣至臨汾段，亦定於三月初旬行通車。由臨汾至風陵渡段，鋪軌正在積極進行，並決定於八月間實行通車，南段工程至此即已全部告竣，惟北段自由太原至忻縣段實行通車後，因從外洋所購鋼軌，未能陸續運到，頗感缺乏，閻錫山氏，已令總工程師謝宗周，着將忻縣以北之鋪軌工程，停時暫止，俾集中全力於南段

工程，以期迅速完成，俟鋼軌大批續到，再行繼續進展。由軒崗鎮至甯武間之二十三公里，山嶺伏起，溝壑遍佈，其路線雖已測定，但因工程困難，需款太多，曾由築路總部懸賞徵求國內外鐵路專家意見，如有能將此段路線加以改正較原預算土石方，銳加減少者，願以節省款額百分之十，作為酬勞金。現有北甯鐵路改進委員會主席委員俄人鄂斯特羅烏莫夫（已入中國籍）借該路局秘書譚成慶，前來應徵。烏譚等已於上月廿四日抵井，特赴同蒲鐵路材料組訪組長張玉心及總工程師謝宗周，工務組代理組長張象純等接洽該段路線勘查事務，並索取土石方表及測量圖等，以便參閱。工務組派員引導烏等乘汽車赴甯武溝勘查該段路線，以資計劃改善。閻氏特由河邊來電令，對烏等妥為招待。再同蒲路南段自客貨車通至霍縣後，每日營業收入頗佳，平均在二千元左右，據該路行車室估計，南北兩段逐段通車，至明年七月間全路工程完竣時，客貨運純益可得一百七十餘萬元。又北段之忻繁支綫，路基工程已竣，定於三月一日開始鋪軌，預計四月初即可達到河邊村。

成該路起見特由該會發行第二次經濟建設庫券二百萬元其條例如下：（一）本庫券發行額定為國幣二百萬元，專充本省建築鐵路之用。（二）本庫券以太原經濟建設委員會建設經費為還本付息基金，每月由太原經濟建設委員會於二十八日以前照數撥交基金保管委員會，並委託山西省銀行為還本付息機關，到期本息，准持票人向山西省銀行兌取現金。（三）本庫券定為月息一分。（四）本庫券於民國二十四年二月一日發行。（五）本庫券按照券面十足發行。（六）本庫券分二十四個月償還本息，自民國二十四年三月起，至二十五年十月止，每月一日償還本金二十五分之一，自二十五年十一月起，至二十六年二月止，每月一日償還本金二十分之一，每月均隨本付息一次。（七）本庫券定為無記名式，券面每張一千元，（八）本庫券得自由抵押買賣，凡本省公務上交納保證金時得作為抵押品。（九）本庫券如有偽造及損毀信用等情事應依法懲辦。（十）本條例自核定之日施行。

3. 運茅支線興築計劃——同蒲鐵路由太原至風陵渡間，業已決定今年八月間通車，此段實行通車後，凡由隴海路輸入之貨，及由晉南輸出之貨，即將立時感受便利，而

2. 經費來源——山西經濟建設委員會，前為籌集建築

同蒲鐵路經費，曾發行經濟建設庫券一次，現為求迅速完

運費一項，更將大量節省，為再進一步與隴海求聯絡，現又計劃與築同蒲鐵路連矛（由運城至子津渡長一百二十華里）支線案。當經通過，並交由工程顧問室負責勘測。此段支線完成後，晉南交通，自必益感便利，並擬再將運矛支線過黃河之一段，寧武車站至鐵鎮區一段，忻審支線過滹沱河至寧頭之一段一律架設高綫鐵路。再該路由原平至臨汾間，原設有十二分段，現決加以合併，計為（一），太原至原平路。（二），太原至祁縣段。（三），祁縣至靈石段。（四），靈石至趙城段。（五），趙城至洪洞段。（六），洪洞至臨汾段。並將全路共設三大總段：（一），太原至臨汾為一總段。（二），太原至大同為一總段。（三），臨汾至風陵渡為一總段。又築路總部為發展上黨一帶交通起見，曾決定修築白晉支線，並已開始測量。茲有人建議，以白晉支線由太谷東觀鎮至晉城，長約五百餘華里，沿途崇山峻嶺，工程維艱，將來收入多寡，尙難預計，而大宗工款，業已消耗，衡以本省建築鐵路「費用省效力大」之原則，殊有未合，故不若改此線為晉臨（由晉城至臨汾）線或晉洪（由晉城至洪洞）線，即由晉城經高平長治屯留等縣至洪洞或臨汾，與同蒲正線接軌約長三百華里，較白

晉線可縮短二百餘里，建築費可省二三百萬元。將來完成之後，晉南出產，亦可由晉城出省，經道清路至鄭州而達連雲港。

4. 白晉之施工與太汾之測量——白晉支路施工程序，已將東觀鎮至子洪鎮一段工程及所需材料，包由民夫承做，日內即行開工。據熟習路情者談，該支路修成後，再展修澤潯一段，與道清路線相啣接，而行聯運，則本省上黨一帶之出產品，可直入豫境，轉銷他省，即黨參出海口遠售各國，亦非難事。再晉城商號，多營寧夏陝甘綏遠等地商業，而所恃以為駱駝，若此線修成後，由同蒲幹路南運入陝，或北至甯綏二省，運費之差，交貨之便，今昔相較，直不能以道里計，故該線可謂為內地交通之樞紐。

晉西太汾路，前令田工程師普霖等率工人九十名，由河西之柵村開始測量，每日勘測甚速，現已測過晉祠南方之沙河，計二十餘公里，日內即可測抵清源縣，俟測抵清源縣後，即開始修築。再臨風段，已限廢八月節通車，並會規定舖軌進行辦法。茲悉此項辦法，經日前經路會議重新規定，計（一）橋樑工程，必須監督，按星期工，不得稍事延誤。（二）仍以陰八月節通車為準，必要時即訂

道加速日鋪三公鋪。(三)機車車輛，按期運回裝妥，不得有誤。(四)機車車輛至時如不敷分配，則除保養已成路段之片石積事外，其他營業列車，應撥用者，應隨時請示籌撥。

5. 與隴海聯運——同蒲南段由趙村過河高架線，現經勘查，以煤炭入陝者居多擬由趙村直達風凌渡過河，與隴海潼關站連接，藉省運程，以前計劃係由趙村過河與隴海路七里站連接，七里站在潼關東，已電飭阜河支線測量隊，就近前往復勘，並電知韓陽鎮十五里工段，將二六五公里以後十一方，暫緩開工。

(未完)

## 阿士的死

秉華

「哼！哼！爲了……活……命，那管……重……擔……壓……性……命。」

一羣怪可憐的苦力——×商×棧的小工——身上穿着些破碎不堪的衣服，赤着腳，背上揹着一包一包的……；嘴裏哼着這悲慘的聲調，不顧一切地正在掙扎着。

「快點！快點！假癡假呆啥事體！快點！快點！」洋涇浜中國話的洋鬼子——×商×棧的監工——手裏拿着

一根皮鞭子，神氣活現的，怒目睜睜，好像要吃人的樣子。當他一怒，呀！遭啦！那你可倒了霉喲！不用說，他手裏的皮鞭子便會加到你的身上，使得你的身上紅一條，青一條的腫起來！這是多麼痛苦喲！但是沒有人性的他，却無理會到這些，反正他就不把他們看做人類了。

阿士是×棧小工的一份子，他的家境，本來不是勞苦階級，當他在鄉村小學讀書的時候，不幸他的爸竟別了阿士媽和阿士而安眠了。那時的生活，漸漸的困苦，阿士只得退了學，幫人家放牛割稻過着日子。但在近年來，天災人禍，繼而發生，農村中早就宣告破產，於是阿士帶了他的媽一同到繁華的都市來謀生。經他老鄰舍的推薦，便在×棧做小工，過着勉強得很大的生活，可是都市的生活可不比農村中一樣的簡單，樣樣東西都比農村裏貴得多，就以房錢一項來講，在農村裏的房價一塊錢可住兩月，而現在呢，房子雖是比較小些，但房錢却要五塊錢。這樣，阿士的生活，就一天不如一天了。

在無法之中，他只有望着天空，天天的禱告着：「呀！天老爺！請讓我過一次快樂的生活罷！可憐我罷！天老爺！……」

日子是一天一天的過去，可是快樂之神是不會到窮苦

的人身上來的，好像窮人就不配快樂似的，生活逼得阿土

一天緊似一天了。於是他就退一步的祈禱着：『天老爺！

您做做好事罷！我的生活是不能維持了，但可憐我的媽現

已六十多歲了，她是吃不起勞苦了，請您替我維持生活罷

！……』阿土的眼淚出來了，他想着洋鬼子所養的一隻小

洋狗，每天吃着羊肉麵包，多麼的逍遙，多麼的安適；而

他呢，却苦得吃也沒有飽，還要受那洋鬼子的鞭打，他於

是咒罵着：『天呀！恨心的天呀！你真太不公平了！……』

畸形社會之中，這種的情景本來不算什麼大不了的

事，鐵錘着他們，能掙扎嗎？洋鬼子的鞭抽，詈罵，敢反抗

嗎？！

『勞呀！怨呀！促成了阿土的病，但是他能不去扛貨嗎

？！飯呢？碗是鐵鑄的嗎？呀！幾個問題纏住了他，不得不

上棧去，去！

『哼！哼！爲了！活！命，那管！重！擔！壓！性命

。』在阿土的耳旁響着，阿土抱着病擱着一大包的……，但

是身體漸漸支不住，一步慢一步的走着。『快點！快點！

假癡假呆哈事體！快點！快點！』皮靴聲漸漸近了，阿土

只覺身上一麻，眼前一黑，什麼都不覺了。

繁華都市的僻靜處，有一個低且暗的慈善醫院，不是

現代科學設計建築，又不是療養院，是一個不適爲醫院的

醫院，而一般貧苦的階級也不得不去療治。

院東屋第三十六號舖，睡着沉迷不醒，似睡似醒的阿

土；舖邊坐着一個白髮可親的阿土媽，她帶着無限懊喪的

臉上，隱顯着方哭的狀態；阿土在病的沉痛中醒了，有氣

無力的說：『媽！我！將！與！你！永別了。』『你！老

人！家！可！如何！過！生呢？』斷斷續續地接着：他

和她在相對泣涕，但她終忍着淚安慰他，『阿土！放！心

好！啦！病！慢慢底！會好！』但是她內心更悲痛呢！

阿土慢慢的更激烈了，『媽！我！要！去！和！洋鬼

子！去！拚命！』『媽！我！要！去！』坐起；跌下；

她嚇起來了，叫着：『阿土！阿土！』但是沒有用。阿土

仍高聲叫喊着：『打！倒！洋！鬼！子！』他還要喊下去，

但死神並不允許他，他一挺脚，不響了！

『阿土！阿土！阿土啊！……』在冷寂的黑夜裏，阿土

的媽一聲聲的悲呼着，越顯得這苦痛的聲音是怎樣的悲慘

！



## 少爺的病

健秋

小梅，小梅：

你還記得吧，刮着風的那天晚上？我從車上下來，就到史先生那裏去了。可不是特意去的，不是秋兒病了嗎？我老早就想買點糖果回去，哄哄他，孩子三天沒有吃東西了呢！

在李把頭那裏借了一毛錢，先走到街上去，買什麼好呢？白糖？好，就這麼辦，買他四百錢的，回去好給孩子浸糖水喝，打定了主意，硬着頭皮走進一家大雜貨店裏。

要不，我就不到史先生那裏去了，以前他告訴我說有一件破衣服，要我拿給秋兒，況且又正經過他的大門。

史先生不在家，徐四哥說他又要出門了，是上濟南，聽說那裏有了古董，要到那裏買點回來，專車都已預備好了。

「噫，怎麼雲少爺不見？」聽屋內沒有動靜，我忍不住不問。

「打兩天前就病啦，現在剛吃了三片阿斯皮林，別和他胡亂。」

你聽徐四哥說的這話，正天活蹦亂跳的個孩子，怎麼就會病了？咱就不信，那麼一個活潑的孩子。

我正在疑惑的望着徐四哥，忽然一種聲音從屋裏傳出來，好像呻吟，仔細一聽，就是呻吟，並且還像雲少爺呻吟，那呻吟很微弱了，准是病的不輕，進去看着。

趁徐四哥不留意，一個箭步竄到屋裏，把門鎖上，盡你姓徐的喊破了嗓子，也擋不住老子看雲少爺。

呻吟更加沉重了，的確還是從雲少爺屋裏傳出來，蹣手蹣腳的一拉門，好，可真亮，到底臘燭不如電燈，乍跑到電燈下來連眼幾乎睜不開，——真窮命！

地下撒着一堆糖，順手捏了幾塊。

雲少爺閉着眼兒，哎呀哎呀的呻吟着，緋紅的小蛋臉兒胖的倒像個大肥桃，比比咱的秋兒呢，說客氣點，却正像一顆桃核了。

有錢人家的孩子，生了重病，臉上總不會帶顏色——福氣。

伸手摸一摸那白嫩的額，呀，火炭一樣（？）

這一摸，可驚動了雲少爺：

「媽特皮，別亂。」拍，一個耳光，打在我的臉上，

辣烘烘的，接着他又：「哎呀……」的呻吟了。

「嘻嘻，小手不大，力氣可不小。」咱摸着自的臉。

「雲少爺，你吃糖不？」咱伏到他的枕邊。

「呸，滾……哎呀……」一口唾沫噴出來，噫，正

睡在咱的左眼上。

「哈哈……哎呀……」雲少爺笑了。

嘻嘻……他這一笑真可愛，不由我也陪着笑了。

哎呀！哎呀……

史先生回來了，一進門臉色就不對，很命的瞅了咱一眼，他身後跟着的是徐四哥。

「怎麼樣？怎麼樣？」史先生挨近了雲少爺的牀。

「他，他，哎呀……」雲少爺指着咱，史先生又釘了

咱一眼。

「剛給他吃了三片阿斯皮林。」徐四哥插上嘴。

「嘿，嘖，怎麼給他吃三片呢？大人們還吃不了兩片

，你們倆……」把帽子一扔，腳一頓。

又扯上了咱。

「喂，先生還走不走？」一個車夫在門外探頭探腦的

「給他一毛錢，叫他滾蛋滾蛋……」史先生上了火轉

身跑進了毛房。

機會到了，他這麼把咱扯上，咱可真吃不了。還是「

三十六着走為上策」吧。想到這裏，咱調過頭來，撒腿就

跑。

毛房裏探出過腦袋：

「喂，那裏去？跑了就算完嗎？少爺有個在一在二……

……那你們……」乖乖，那兩隻眼，活像燒紅的煤球

「我……我……」咱也想發作一下，但不敢。

「快，上醫院，」史先生又走到雲少爺的牀邊：「快

起呀！你這就要死啦！」

「哎呀……哎呀……」雲少爺的呻吟更加厲害了。

「叫輛汽車，」史先生看一下徐四哥：「你跟少爺到

醫院去。」眼又釘了咱一下，幾乎把咱嚇癱了。

坐在汽車裏，咱還是頭一次，喜的咱簡直合不上嘴，

雲少爺可就一股勁呻吟。

王大夫聽說雲少爺，親自出來把雲少爺抱進病房裏

，幾個穿白衣的女看護，一窩蜂似的圍上去。

「你在外面等一等。」王大夫回頭來對咱說。

「哎呀呀！哎呀呀……」病可更加厲害了。

一會的工夫，又把雲少爺抬到汽車上，王大夫遞給咱一包藥：

「病不要緊，回去給他吃上這些藥。」

「噢，把心提到十丈高，咱可也放下了！」

回到家裏，史先生已經又走了，雲少爺也不呻吟了，

這裏徐四哥可又發了皮氣：

「淨你惹的。」

「不，我……」

「快去吧，別嚷啦！你這傢伙！」

得了赦似的跋腿就走，恨不能一步跑出去。

「小心點，別撞破人家屋外的空氣圈。」自己驚戒着

，一口氣就跑上了柏油路，回頭一看，沒什麼變故，運氣

！運氣！

哈！哈！哈！哈！……小梅

## 另外一羣（續）

後 生

### 四

在那河的兩岸上，新造成的土丘之中，迤邐地布設了無數的用葦簾架搭底窄窩。有的是半圓圈形的，長約一丈

多，洞不過四五尺光景；有的是好像土饅頭底墳墓形像一樣，當中凸出了一個銳尖，這東西，遠遠地望去，好似行軍的營寨中帳幕一樣，祇不遇是排列地秩序上，似乎有點紊亂一些。

那窄窩，原是那些為生活掙扎的一羣人底休息所。他們在那些窄窩中潮濕的地上，僅僅鋪了一層薄薄的稻草，便當做了溫暖地褥氈。他們用些殘斷了的磚頭，在門口砌成一條低矮的橫牆，便當做了華麗的綉枕五個人和蓋着一條襪襖而骯髒的薄被。為了怕草刺肉及夜涼的襲侵，他們睡時都整個兒和衣臥下。雖然如此，但他們在忙碌了一天之後，帶着疲倦地身軀得以安然休息亦是覺得滿足的了。他們所希望的並非是安適的住所地方，而是希望能多得幾個錢好回家去供養正在餓着肚皮的父母和妻子。總之能撫着家中老少的親屬，不致餓死是他們最大的希望。

在那所謂休息所的前面或側面，就地上挖了些地窖，上邊架了鐵鍋，旁邊放下了碗筷等物，以及用以代煤的一捆捆底蘆柴。這便是他們露天的廚房了。

每天在黎明的晨曦籠罩着大地時候，在那裏就有了紅灼灼地火炎，混和着一條條的煙籠，騰上了空洞的窠野。

這就是給他們造飯的時候。

給他們造飯的廚子，都是些從家那吸來的動勞底婦女，他們和他們一樣，一樣地是爲了生活的掙扎而離夫棄子地逃到這裏爲人作廚。但是她們爲了舊封建的惡習摧殘，並不能得到和他們一樣的待遇。她們勞働的代價是比一般男人要低微得多！而且也祇承認她們掙扎在水火之中作廚子。其實，她們工作起來的效力，也並不比一般男子們如何的弱劣，她們當在鄉村的時候，都一樣地和男人們浸在田野中出着汗工作着，操作着。她們和男人所不同的地方，祇不過是生理上一部分而已。而且，她們在操作上根本就不承認自己是個所謂「弱者女流之輩」。……然而……她們因爲是負着造飯的任務，所以每天都要比一般男人們起得更早些。她們在黎明中由那潮的地窖窩間爬出之後，帶着亂蓬蓬的頭髮便忽忽地工作起來了。

日子無情起一天一天過去了。在一個闊濶地早晨，細雨濛濛中，她們突然爲了一個問題而騷動了：

「我們吃的糧柴都眼看要用盡了，來日怎麼辦呢？……這麼多日子也不發工錢，我們不能拿錢養育家裏老少不提，連買米柴的錢亦不發，大家就不工作不吃飯了嗎？」

「不發錢？！嚶！我聽說這幾天監工們和事務員們老是在旅館守着女人賭錢，他們也許把我們的工錢都輸去了，送給那妖精女人了……」

「呵！那一定是了！我們應該對他們——吃飯的一羣——報告了這件事，並對他們說我們馬上就沒有吃的東西了，要他們設法去向那可惡的監工索錢去……不是嗎？」

「是的！我們應該趕緊在今天把這話講了……」

##### 五

在那條修長的河裏，仍然發揚着一種「抗哨抗哨」的喊聲混和着雜亂的鐵鎚互擊聲，不過，那工作的一羣各人的面孔，並沒有了以往那種興奮勇躍的精神。他們此時都是緩緩地工作着，沉默着，就好像目前將要發生什麼不幸的事情……

當她們將災柴及多日不發錢之事情告訴他們以後他們由憤恨而搔擾了起來。他們都吐罵着咀咒着那可怕的監工們，他們覺着這件事情是與他們自己前途很有關係的。他們想；我們離鄉棄家遠遠地到了這裏，作這種勞苦工作，無非是爲了要掙得幾錢，好維持自己空着的肚子及家中的

飢荒，如果這樣一天一天地作下去總是不發一文錢，該是多麼失望呀！……自己餓着一些倒也沒有多大關係，但是家中父母妻子，令她們老是餓着肚皮，或者……呵！那該是何等使人痛苦擔憂的事呀！

他們飯罷之後，便有十來個帶着滿點泥點的人，向繁華的×街奔走。街上的熱鬧景況，他們是顧不得細望了，總是突突地前竄着。他們把那樣骯髒的身體放在這種街市上，的確有些異樣；所以街上各人都向他們望望。

「你們這些人幹什麼去？」街上的警察阻住了。

「對先生說：我們是要到挖河辦事處呢，請先生告訴我們說辦事處在什麼地方呢？」那個四十多歲的人答了。

「……」警察表示很冷淡的態度，向一家旅館用手指了指。

然而，當他們興奮地走到那旅館門口時，從裏邊跑出幾個茶役來，不讓這些骯髒的東西進入。他們不得已便將來此的目的講了。

「那末，你們站在這裏候着，我到裏面看看你們監工在沒有在……」一個茶房敷衍似的說了。

他們都堆在門前靜候着。

約十來分鐘那個茶房才慢慢的走來。

「現在你們監工都沒有在，連別的先生們通通沒有在。你們回去候着吧！」搪塞般的回答。

「那末，我們回去吧！」

終於懷着失望的情緒回來了。

## 六

他們工作仍然是工作着。

他們工作着等候監工來了時，是要再向他們要求。他們以為監工們在午前一定要來的，然而大家眼巴巴地望着並不見他們一個影子。

他們在暮時吃飯的時候，監工們突然來了，然而監工們的臉色都似乎非常的憤怒，而且臉色也呈得非常得嚴厲，好像要和誰家鬥氣似的。

當他們看到監工來了的時候大家都咕噥着向他們瞪了兩眼，似乎表示一種恨意，一夥代表的人便慌忙地放下了飯碗，要向前去要求，但他們這幾人還未得開口，被一個滿面煙容的監工高聲的話壓住了。

我聽見說你們裏邊有幾個人到辦事處找我們要錢。這種放蕩的行爲，簡直是太不對了！工錢，早晚誰能虧扣你

們的？不過政府方面，還沒有發下來，光是找我們強索，豈不是枉然！老實講吧，如果飯錢沒有了，我還可以設法，要是工錢，我們也沒有那麼多的錢替他們墊。你們幾個搗蛋的份子，不顧一切的便到那裏向我們強索，這種情形，好像我們把你們工錢扣入自己的腰包了，這樣顯得我們臉上多麼難為情！……你們幾個可惡的份子，簡直是太可惡了，太胆大了！竟敢擅自離了工作，去盲目的胡作！……已似乎猴子吃了蒜樣子，真急了！

「……」羣衆沒有人插話辯駁。

「噫！是那幾個人？出來呀！」仍然那個煙容滿面的人的口音。同時那鷹也似的眼光，向羣衆瞟着。

「……」他們究竟是懦弱的鄉下人，當他用這麼一套炸彈似的高聲的話拋放了下來，他們已更是心裏狂跳，不知怎樣好了！他們想，如果都出來給他講情，辯駁，但是在這盛怒之下，他是無論如何不能承認去辦的，何況他已一口說是工錢上邊沒有發下來，說不成反受他害了，不是更是不合算嗎？呵！那高大的巨掌，多麼可怕……他們沒有人敢講話，也沒有人敢再出來。

那堆監工們見到他們是懦弱的了，再沒有什麼反對的

的力量了，便更用威嚇的話頭欺騙起來了：

「他們那幾人我已打聽了出來，名字我是早已記出來了。如果你們這幾個現在自動的出來，都沒有什麼給你們為難的。我是明瞭你們的，如果不出來的話，那就……」但是聲音却緩和了下來。

沉靜了起來，彷彿江裏的狂浪靜息了下來，空氣是非常的嚴肅。……

他們——懦弱的一羣，用着怯怕而可憐的眼光，互相掃視着。彷彿要從各人的面孔上覓找出來什麼秘密似的。一會兒，大眾的目光，都積聚在那幾個代表人的身上。他們幾個人，在這種嚴肅而可怕的情況下，實在受不了那又衆目炯炯的攻擊，他們覺着自己如果不早些出來承認，很怕遭受別的不可預料的禍水。所以終于一個個出來了，很拘束地懦怯地出來了。

「好！你們這幾人跟我們到辦公處去吧！」

「至于你們其餘的人，吃過了飯以後，仍然必須去工作！」

那幾個像犯人一般，臉上呈現着一種悽澹的表情，蹣跚地去了同那些鬼頭鬼腦的監工們去了。

## 七

晚上，黑幕又要籠蓋了茫茫大地的時候，他們工作的一羣，剛休息了下來，有一茶房模樣的人，手裏拿着一捲票子，對大家說道：

「這是你們監工先生讓我捐來二十元的飯錢，」

「我們那幾個人現在怎樣？先生！」

「監工們讓他回家去了！」

## 大禹治水

我聞

一連下了好幾天雨，明兒和他的哥哥平兒姊姊小翠，每天在家裏面，下下棋，看看小說，實在悶極了。好容易這一天下午，天放晴了，那一輪紅晶晶的太陽，又高高的在藍色的天空中掛了起來。本來夏天的太陽是誰都討厭的，可是他們今天看見太陽，就好像我們遇着許多年沒有見面的老朋友似的，說不出來的歡喜。吃過了晚飯之後，他們便跟隨着父母搬了幾把椅子，坐在院子裏葡萄架下乘涼。

這天晚上的天氣，實在涼快極了，一陣陣的清風徐徐吹過來，就彷彿夏末秋初的天氣一樣。明兒靠在他母親的

身邊，看着他的哥哥捉螢火蟲，小翠坐在他母親旁邊的一張小藤椅子上面，數着天上的星斗，數了一會，覺得不耐煩了，便忽然的向他父親說：爸爸！這幾天老是下雨，我們沒有在院子裏乘涼，你也沒有給我們說故事了，今天你應該給我們說一個吧！

她的哥哥聽說，也丟了螢火蟲，跑過來說：爸爸！上回給我們說的包公審案子的故事，不是還沒有說完麼？今天你可以再給說一段吧。

他們的小弟弟聽見要說故事，高興極了，便吵着說：爸爸！你給我們講一個故事吧！

他們的父親王先生笑了一笑，從地上拿起一碗茶來喝了一口，慢慢地向他們說：「好吧我給你們說一個故事，可是你們想聽甚麼故事呢？」

平兒和小翠還沒有說話，明兒便搶着說：這幾天終天下雨，許是龍王爺發脾氣了吧。爸爸給我們講個龍王爺的故事好不好？

王先生聽了他的話，又笑了一笑說：小孩子什麼事都不懂，世界上那裏有什麼龍王爺，這兩都是地上的水蒸氣，讓太陽蒸發上去，遇見冷，才又變成水降了下來，這些

道理，向你小孩子說，你也不大懂；你哥哥在學校裏，總學過吧。

平兒說：對了，我們理科先生給我們說過，他還拿水壺給我們舉例看哪，他說這雨就同這壺蓋上的蒸氣水似的，一冷掉下來了，可是你今天給我們說一個什麼故事呢？

王先生低下頭想了一會，便向他們說：好了，我想起來了，我因為聽你們說下雨，倒想起一件歷史上的故事來了，雨下多了，不是就會有水災麼？在古時候，有一次就是有很大的水災，滿地都跟河一樣，人都躲在屋頂，樹上，幸虧有一個有本事的人，叫作大禹，他將水災平定了，我給你們講這個故事怎麼樣？

王先生說了之後，平兒，小翠，明兒，都高興極了，拍起手來，明兒便歡喜得跳了起來，王夫人便說：『別吵，別吵，快些坐下；要是吵，爸爸就不說了，快都找一個位子坐下吧。』

平兒他們聽見他們的母親這樣說，都怕他們的父親真的不說了，便都安靜靜的坐下，明兒也好好的靠在他母親的身旁站着，張大了兩個小眼睛，看着他父親的嘴，好像他父親的嘴裏有什麼特別的東西，就會吐出來似的。王先

生先輕輕咳嗽了一聲，便慢慢的說道：現在我們中國，國土不是很大嗎？可是你們要曉得在幾千年前的中國，才有現在的山東河南這幾省的地方，而且還有許多野蠻的人種，叫作苗人的，和我們漢人混住在一塊，我們常常受他們欺負，幸虧有一個本事很大的黃帝，把苗人的頭子蚩尤打死了，苗人都跑了，我們漢族，才得安靜過活着。後來黃帝死了，過了幾百年，又一個有名的皇帝，叫作堯。他雖然是皇帝，可是和專制皇帝不同，他既肯替百姓作事，又能聽百姓的話，什麼事都照着百姓的意思。因為他想這天下的國土，原是百姓大家的，並不是他一個人的，大家舉他出來作皇帝，不過看起他，叫他出來給大家辦事罷了，並不是特別叫他一個人來享福的，所以他一切都替人民設想，人民怎麼樣能有益，他就怎麼樣去辦。

他作幾十年的皇帝，人民也都享了幾十年的福，可是有一年，忽然發起大水來了，差不多到處都是大水，人民種田的也不能種田了，作買賣的也不能作買賣了，一個個叫苦連天，可是也沒法子，堯看見了這個情形，便着急得不得了，因為他最關心百姓的事情的。百姓餓了，他就說同他自己餓了一樣，百姓冷了，他就說同他自己冷了一樣



。現在他見一國的人都被大水害苦了，他的心裏真難受，比這些百姓還更厲害，這一天，便問他的大臣說：「現在大水這樣利害，人民都不能夠安居樂業，我們總要想個法子治水，把這個水治平定了才行，你們看有誰可以去治水呢？」這時他的大臣互相商議了一下，便都異口同聲的說：「鯀可以！鯀可以！」

堯聽了他們的話，自己又想了一想便說：「鯀這個人雖然很聰明，很能幹，辦事的本領也很不壞；可是他這個人的脾氣太固執了，他就知道他自己的話是對的，別人的話他都不相信，就是明明知道別人的話對了，他也總是照着他的自己的意思去辦，他在家裏面，也是什麼事都任着性子辦，像他這樣子的人，怎麼能夠治大水呢？」

他的大臣聽見他這樣說，便都回答道：「鯀這個人平常雖然剛愎自用，可是他對於治水的工夫最好，何妨叫他去試一試呢，如果成了，豈不是很好，不成，我們再另找別人。」

堯聽見大臣們都這樣說，他想也許鯀這個人治水的本領真好，所以大衆才推舉他的，便只說：「好吧，就叫他去治水吧。」

一面這樣說，一面就叫人去叫鯀去了。鯀來了之後，堯便對他說：「現在到處發大水，人民都不能安居樂業了，我實在着急得不得了，聽大家說，你治水的本領很好，所以我叫你去治水，你最好能趕快把水治好，早一天治好，人民早得一天安甯，那末人民是怎麼感激你的呀！你治水之後，不但大家感激你，就是我也非常感激你呢。」

鯀本來是一個性情驕傲自命不凡的人，聽見堯叫他去負治水的重任，非常高興，更以為自己果然是了不得的人物了，便滿口允許的向堯說：「我雖然對於治水沒有十分的研究，但是我相信還有點法子可以治得水患，大概不出一年，總可以將水災平定，一年之後，你就可以高高興興的去看百姓作工種田了。」

堯聽了鯀的大話，也以為他確實有點本事，便命他去治水，於是鯀便歡喜的回到自己的家裏去了，剛回到他自己家裏，他便歡天喜地的向他的妻子和他的兒子禹說：「明天我就要去治水了。皇帝叫我去治水呢！……我治水的力量必是不小，所以皇帝才叫我去治水……你看雖然有這麼多大大小小的官吏……可是要說起治水來，他們誰都不成喲！……不是我誇口，不要一年的功夫，我就

把水災平定了，到那時候，大家才知道我的本事呢。到那時候他們才知道我不是誇口呢！……

蘇因為過於高興的緣故，便滔滔不絕地說了這麼許多話，一邊說着，一邊在屋子裏來回地走。在他的臉上浮着一臉的笑容，好像這大水已經治完了，他的大功，已經告成的樣子，這時，他的兒子禹正站在他的旁邊，不聲不響地聽着蘇興高采烈的說話。一直等到他說完，在旁邊站了好久的時候，才慢慢地向他說：父親現在已經想好了什麼法了麼？

他的父親聽他這樣說，眼睛也不向他看，只是注目在屋頂上的一個蜘蛛，一面懶洋洋地說：當然，我一定早就胸有成竹了。

那末，就請你向我說說吧。我也可以長點見識。

蘇聽見了禹的話，毫不介意，便拈着他嘴下的鬚鬚，很驕傲自滿地笑了一笑道：哈哈！你們小孩子懂得什麼。就是我說出來你也未必懂得，還敢批評我麼？真是小孩子狂妄無知！

禹却還是心平氣和地說：兒子雖然年少，對於治水沒有什麼研究，可是我也許有一點明白的地方。俗語說聰明

人的千條計策，總有一條失敗的，傻子的一千個法子，說不定也有一個碰巧可用。你何妨說給我聽一聽呢？

蘇又笑了一笑，才懶洋洋地說：那麼，我就說給你聽聽罷。這回的水災，多半因為河裏的水過多，可是河道太窄，所以常常會流出來，流到各處，就成了大災了。我只要在河的兩岸，高高築上一道長堤，水就不能流出來了。水災自然而然的就會平定了。可笑我國這些官和百姓，都不懂得治水妙法。他們要知道早請我，這水還不至於鬧得這樣厲害呢？你以為我這個法子怎麼樣？

蘇這麼說着，慢慢的把他注視在屋頂的眼睛，移到他兒子的身上，臉上還浮着一臉笑容。他正聽候着他兒子的回答，他想他的兒子，一定是恭恭敬敬，回答一段佩服他的話。

可是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他的兒子禹還是站在那裏，好像沒有什麼感覺似的。停了一會，才慢慢的說道：父親說的雖然也是一種辦法，可是據兒子的意思，還覺得有點不妥當。就是……

禹的話還沒有說完，他的父親氣得從椅子上跳起來道：還有什麼不妥當的地方？你說！你說！……哼！小孩子

還懂得什麼治水，真是笑話。

禹看見他的父親很高興，也沉默了一會，看他父親的氣息了一點，才敢說出來：父親的法子雖然很好，可是我還以為有點不妥。因為這水勢很急，你的堤還沒有築好，說不定水猛然發來，把堤都衝破了，而且就算是修堤能把水擋住，但是這也只能顧得眼前，不久堤也不堅固了，終於會讓水給衝破的，那時不又要修麼？衝了要修，修了又要衝，這費多少工夫，費多少錢呢。據我說……

蘇氣憤憤地說：據你看！你看怎麼樣？難道你還有什麼比我更好的法子麼？

禹也不顧他父親發怒，還是慢慢的說下去：據我的意思，最好能將河道開通，叫水流到海裏去，照這樣，不去防水患，水患自然永遠不會起了。這不是很好的辦法麼？

(未完)

## 讀書致用

開口職工學校學生朱玉林

國家之興衰，一視其國民努力之程度為轉移。努力之途徑，雖覺廣泛複雜，然就其進行之步驟而言，則提倡教育，為其主要一道。蓋任何事件之推進，必須先具有相當

智識，然後始能逐步演進。試觀歐美各國之強富，科學之昌盛，無不賴教育普遍以奏功。夫一國國民之衆，既具有相當智識，然後各就性之所近，精密研究，專心致力，期必有成，則為上者，應予以獎勵，為下者，則各盡職責，是以實業日趨蓬勃，國家日見強盛。回顧中國文盲之衆，文化之衰落，實為中國不振興之最大原因。當局有鑒於斯，因以提倡教育為當前之急務，故迭經教育部努力計劃，迄今各地學校，日見林立，並於各城市設立民衆學校，藉以補助失學貧民；鋼鐵部當局，亦於各路創辦職工學校，使吾輩工人，得有工餘求學之機會，實萬幸矣。按鐵部設立職校之目的，是欲使吾儕工人，於讀書之後，能增廣機械智識，增進工作技能，俾於國家個人，均有裨益。然至今不能使各處壯年工友，俱令入學，有負創校之初心，予甚為惋惜耳。按讀書之益，就大者言，既可使國家強富，就個人言，亦可賴以立身社會，故讀書之功用，其範圍之廣，豈能盡述。餘者且姑置勿論，茲僅就吾儕工人讀書之功用言，則對於本人，可藉讀書開通智識，靈敏思想，並能應付普通書札；對於服務工作，則容易明瞭機械原理，增加技術效能。再進一步言，或能發明任何機件，或可於

某項工作上改繁就簡。另再就車務方面工人言，職微如客列車上之衛生侍者，設伊有智識，其於應酬旅客時，必能有條不紊，應付裕如，不致有怠慢旅客之處，此種問題，外表雖覺與事實無關重要，然與招徠旅客，發展營業，實含有間接關係，倘再事推微思廣，豈有止哉。故讀書之益，與吾人日常任何動作，俱有密切關係。綜如上述，則讀書之能濟人成事，誠大矣哉。

## 安珠的故事

金 聲

安珠，是某縣的知縣。他有為政以德，事母以孝的聲譽。有一天，他母親把他叫在跟前，說：「我聽說縣北伏龍山下的伏龍寺，有個聖地叫做蓮花池。這蓮花池中，常常會現出蓮花來，迎接凡人，捨身升天，我想前去看看。因為我已有了這樣大的年紀，再活下去，也沒有什麼意味了。我很想捨去這具臭皮囊，早升天界啊。」

安珠不敢違抗老母親底命令，只得唯唯而諾，便關照伏龍寺的和尚，如逢有人捨身的盛典，你速來報告。

不久，寺中逢着盛大的香火訊，和尚便把安珠和老太太請了去。他們到了那裏，捨身的人，燒香的人，看熱鬧

的人，男男女女，早把一座伏龍寺擠滿了。

不一時，捨身盛典的時候已到，寺內僧衆，便把法器敲到池邊去，嘴裏都念着佛號，捨身的善男信女們，早已通身重沐，把潔淨的法衣披上，安珠和他的老太太，同時也走到池邊，就坐在特設的坐位上。

紅魚鐵鑿的清響，南無阿彌陀佛的梵唱，已連接地打念幾番。池的中央，突然沸騰起來，猶如烈火在下面燒着。一朵大似棹面的白蓮花，果然湧起在沸騰的水中央。

大家都肅然起敬，望着這朵蓮花，一齊叩頭，一齊念佛，獨有見識卓越的安珠，却不爲然，他仔細地觀察那朵蓮花，被沸水湧着，時遮時現，看不到真偽的準確，但他始終懷疑不解，心想這一定是，妖言惑衆的把戲啊。

這時捨身的善男信女，都很欣然地，依次把身子望那朵蓮花上投去，但他們每個人上了那朵蓮花壓時，面部都突然地變了色，呈出十分痛苦的神情，不言不語地縮入水底去了。

安珠忽然覺悟過來，他說：「如果這是升天的快樂，那末，捨身蓮座的人們，不該個個都現出痛苦的模樣，這一定是個妖異，不良的僧人，藉此斂錢罷了。我本是一縣

民衆的父母，應當設法把這妖物除去，方才對得住民衆。

於是，安珠便把廟主和尚叫來跟前，和他約定了日期，說明老太太，那日要來這裏捨身蓮座，切記莫忘。

其實安珠早把主義打定，預備回衙，想個妥善的辦法，好把這妖物除去。

安珠回衙，日夜籌劃，終被他想着了一個妙法，他連忙派遣親信的侍從，去鐵匠鋪裏，買尖刀百把，又買豬羊兩隻，再買火藥兩包，速回應用，差役莫明其妙，也不敢多問，只得照樣把各物都買來，安珠便叫把豬羊肚子破開，肚內的腸臟皆拉出來，把血洗乾淨了，把尖刀和火藥，每個肚裏放上一半，再把刀口用針縫起來，各物皆預備齊全，第二天便是所約定的日期了。安珠又買些法供和禮物，牽了一隊兵，乘了兩頂官轎，把各樣禮物和豬羊抬着，送老太太上伏龍寺去升天。

到了那裏，一切的儀式，還是照常一樣，廟主和尚，又在池邊打起法器，唸起佛號，池的中央也一樣湧起一朵蓮花來，廟主和尚合十當胸，說：「請老太太升天。」

正是一髮千鈞的時候，安珠突然把廟主和尚抓住，臉

色板得可怕，說道：「且慢」，便命從人，把預備的豬羊抬過來，又滑稽地對和尚說，「這樣莊嚴潔淨的法會，我居然辦了這兩付犧牲物，你大概要見怪了。但你須知道，我底老太太是歡喜食葷的，爲了這一點，我不得不預備這兩件東西，給我底老太太，預先送到蓮花座裏去，這是我們做人子的一片孝心，菩薩大概也不會生氣的吧！」

安珠說罷，便吩咐侍從，把預備的豬和羊，向水中蓮花座上投去，這兩件犧牲物，便立刻不見了。

過了一時，那湧在水中的蓮花，也消滅了。滿池的水突然泛濺起來，如同洞庭的秋波，站在池傍的善男信女們，都大驚失色，獨有安珠很得意的點着頭。

在這樣奇異變故之下，大衆皆被恐怖呆住了。連敲打法器的和尚，也都向殿角裏跑去，被安珠所抓的廟主法師，也想溜之大吉，安珠便叫兵士把惡僧統統捆下，他指着池中的波浪，向廟主法師呵斥道：「你看，這大概是你們菩薩靈異吧！」

正在說着，池中忽然浮出一條很大的巨蛇，身粗如桶，腥臭異常，燒香的善男信女們，都一齊怪叫起來，說：「哎呀！從前不知有多少人，捨了他們的身體，原來是給

這妖蛇做甚麼啊！」

安珠望着他底母親呵呵大笑說：「母親，你現在明白了吧。唸佛，捨身，都是騙人的事呀！」他又對面如土色的僧人說：「唉，這原來是你們底菩薩啊。現在佛法是給我破敗了，你們這幾顆和尚頭，恐怕要保不住了。我送你們上西天去吧。」於是便以妖言惑衆的罪名，把幾個惡僧斬於伏龍寺裏。

其實，這何嘗是蓮花座，不過是蟒蛇的巨口和舌尖，牠把巨口張着，舌尖伸着，在沸騰的水中，彷彿是朵蓮花，而妖蛇又如訓練過的，他一聽到池邊的法器聲，和梵唱聲，便把頭由水中伸了出來，張開了巨口，預備吃人，這回吃了豬和羊，火藥便立時爆裂牠的肚腹，尖刀便戮穿牠的腸胃，就把牠治死而浮出水面。

從此，再也沒有荒謬絕倫的思想，存在這一方民衆們的腦袋裏了。

### 職工教育消息

一、本會規定暑假前，各路職工學校，於各該路舉行校長會議，京滬杭路各校，已舉行會議，正太路各學校，於七月二日，假石家莊職工學校內，舉行會議，經過情形，已呈報本會備案矣。

二、天津第二職工學校，豐台職工學校，白沙職工學校，張家口職工學校，修業期滿各班，業已舉行畢業考試矣。

三、通令各學校，造報校產清冊。